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Title	村庄的社会变化与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之变迁
Author(s)	川口, 幸大
Citation	OUFCブックレット. 2014, 4, p. 17-30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26968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村庄的社会变化与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之变迁

川口　幸大

1．前言

本文以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考察范围，并试图把房屋形态和房屋内各种祭祀对象的变迁，与村庄社会的变化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中国的村庄社会，仅看 20 世纪中叶以后，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巨大变化。例如由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土地改革，组建人民公社，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近几年变为明显的与全球化经济状况的接轨等等。随着这样的社会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居住的房屋形态也大大地改观。现在，居住在所谓城市型高层公寓这类房屋里的人们，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并不罕见。

同时，房屋不只是人们为了居住的建筑物。就如在人类学的关于房屋与建筑方面曾多次指出：房屋既是人们生活、聚合、进行生产消费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反映居住人的世界观、进行礼仪性行为的象征性空间(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 Warterson 1997: 11; Knapp 205:6)。居住在新形式房屋的现在的中国人，他们在屋内祭祀着什么样的神，在那里日常举行着什么样的祭祀活动？如果房屋形态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那么是否给屋内的神与祭祀方法也带来变化？本稿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村落为事例，考察这些问题。

２．调查地的概况－珠江三角洲

本稿依据的数据资料，多数来自属于广东省广州市的 S 村的现场调查。

S 村早在 19 世纪末期已是周围村落的经济性集聚地，举办定期集市的集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置了人民公社，1980 年代成为了上级行政单位镇政府的所在地。S 村的定居人口 2000 余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陈姓家族及嫁到陈姓家族的女性。

由于改革开放，包含 S 村在内的广州近郊的珠江三角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在农村地区也是工厂与高层公寓鳞次栉比，地铁也陆续建成。人们的收入大约 2 千元人民币，作为农村地区过着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富裕生活。这回的调查地 S 村位于广州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心位置，可说是正在显著成长的中国沿海地区农村的典型。

３．房屋的形态与祭祀对象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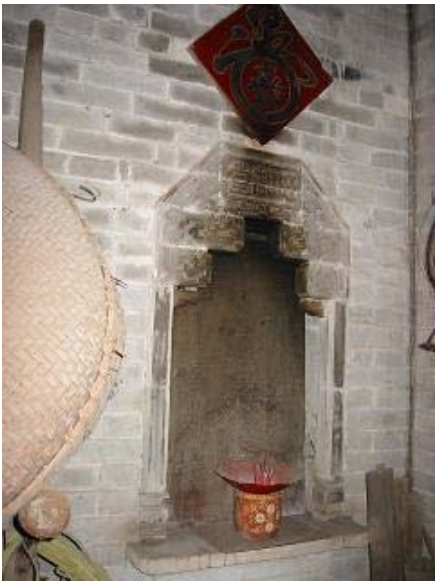
以下围绕实际的房屋形态的变迁，来看祭祀对象的祭祀方法如何跟随着变化。把时间跨度设定于清朝末期的 19 世纪后半期到现在为止的大约一百多年间，位于调查地的房屋发生形态变化，即许多人建造新风格的房屋的契机，总的来说有两次。因此本稿首先记述清朝末期的房屋，其次按顺序记述关于这两个时期－1970 年代中叶和 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屋。最后也简单论及，近几年间不少农民新买、搬进的公寓形式房屋。

１）20 世纪之前的清代建造的房屋

这个时期的房屋多数用称为“青砖”的灰色砖头砌成。一般来说，房屋没有设置大窗户。这是因为防盗和风水上的原因。但是为了通气，有的在墙上设置了有 15 厘米宽、80 厘米左右长的细长空隙。这称为“石框”。房屋大多数为两层楼建筑，一楼部分主要是由称作“正厅”的主要房间占有。从正厅出去的地方与外壁之间的有房顶的部分，有烧煮用的灶。还有称为“天井”的四周明

柱无墙的像里院一样的空间。由这个天井保证房屋的通气性(陆・魏1990:250-251)。从设置在正厅两旁的细长楼梯上去的二楼部分，有两个左右的房间，以前摆放着床。

其次来看这种形态的房屋中有什么样的祭祀对象，采用了什么样的祭祀方法。首先，入口进去左右的墙上祭祀着“门官”。门官与画在入口门上的“门神”同是防止邪恶之物侵入房屋的神。这家的是将刻有“门官土地福神”文字的石板，嵌入墙壁的形式(照片 1)。



照片 1：清代房屋的门官
刻有“门官土地福神”之字

没有屋顶的里院式空间的墙上祭祀着“天官赐福”(照片 2)。天官赐福据说是降临到每家每户的神。所以一般都像这样祭祀在上方空着的场所。这个房屋，在从地面起两米多高的墙壁上方，嵌入了红底子上刻有白色浮雕的“天官赐福”板块，板块四周有镶边式的精巧雕刻。其下方的从地面起大约一米高的位置上，装有为了

照片 2：清代房屋的“天官赐福”

烧香和点蜡烛的红色筒形容器。

正厅正面墙壁的上方，架着从一边到另一边为止的木制搁板(照片 3)。这是为了祭祀神和祖先的祭坛，称作“神台”。 神台的中央挂着有 60 厘米宽、1 米多长的木制板块，上面刻着“神”字。这正如文字一样是这一家的神。它的前面摆设着为了插线香和放供品的台子。

照片 3:清代房屋里的祭坛

面向神台的左边放着祖先的牌位。由于在神的世界里,神比祖先地位高,祭坛的中央放着神,左边放着祖先。牌位的后边有写着“陈门堂上历代宗亲”的木板,那木板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福禄自天生”“珠玑随地起”的对联。还有，左侧面的墙上挂着家庭成员的遗像。

祭坛的下面祭祀着现地人称为“地主”或“土地公”的土地神。木板上雕刻着“五方五土五帝龙神　前后地主护宅之神”,它的前面放有用于插线香的钵。土地神被认为是保护那里的土地的神,村、村以下的单位、一户等每个居住单位都供奉着。还有，比村地位高的县城等由叫做城隍的神守护,都市部几乎所有的都市都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

厨房里祭祀着灶神的“灶君”。这个灶神被认为是为了监督人们的行为,被天上的神派遣而来,在旧历 12 月 24 日为了报告那一家一年间的情况回到天上。人们为了请灶神作些好的报告,供奉供品,把灶神送上天。灶神在 12 月 30 日又降临人间,下一年也为了监视那一家镇座在厨房。大多数灶神是把刻有“定福灶君”等文字的石板埋入墙壁的形态。

在此,如果把修建在清代的房屋里祭祀的祭祀对象稍作整理,如下所述。房屋里分别供有:入口处是守门的“门官”,院子里,是从屋顶降临的“天官”,

堂屋里设立的祭坛,中间是神,左边是祖先牌位,祭坛的下面是土地神－土地公,厨房里是灶神－“灶君”。它们的特征是作为房屋构造的一部分“被组合进去了”。祭坛把又厚又长的木板从墙的这边架到墙的那边,门官、天官、灶君是嵌入墙壁的形态。在门官、天官的周围添加精巧的雕刻，祭坛中央的神、祭坛下的土地公的板块也是用木板刻成的。与后面讲述的以后的时期相比，这些都是当地人用广东话所表现为“有心机”的精心并精巧的建筑。

居住在房子里的人们,就这样对神、祖先，在各种祭日里,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了祭祀。如果把这些房屋的形状和房屋内供奉的祭祀对象的形态看作是后期帝政期所谓的典型,1949 年以后那里边的一部分形态大变,一部分继续保持,或者被复兴。下面考察这方面的情况。

２）1949 年以后、人民公社时代的房屋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相继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的组建、封建迷信的打破等。还有由于大跃进而发生的贫困、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动乱、或在集体体制下的基本上处于不富裕的经济状况等情况，决定了这个时期房屋的形状和房屋内的祭祀对象的应有状态。

首先,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几乎没有建造新房屋。其主要原因,是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村人民难以积累个人财富,而且总的来说当时全体人民都不富裕的经济状况所带来的。

房屋中祭祀的神、祖先也受到了巨大影响。根据共产党政府的政策，1949 年以后,尤其是以 1964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为高峰,以前的文化、信仰受到了打击。村子里，供奉祖先的祠堂、坟墓、祭祀神的庙被破坏，不再进行仪式、祭祀。在各家房屋内也不能供奉祖先、神，以及进行对祖先、神的祭祀活动。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们进入房屋中,查看有没有“迷信的东西”,对房屋进行了搜索。许多人卸下了牌位和神的板块,隐藏起来，免得被发现。听说也有人把那些牌位、神位，烧掉、处理掉了。把毛泽东的画像发给各个家庭,必得挂上,代替过去的牌位、神位。

围绕房屋的状况开始变化，是 1970 年代的后半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村

子里有人开始建新房。一般是在原来房屋的地方,用砖头和水泥建造的两层楼的房子。费用大概在五千元以下就足够了。作为房屋构造的特征,首先看到的是,墙壁上设有五十厘米正方形的窗户。窗户没有玻璃,安着 2、3 根铁条子。和清代房屋细长的窗户相比，有窗户相当大的印象。还有,没有院子。其构造:一楼是餐厅和三间房,二楼也是两到三间房。面积不大，但房间的总数设计得多些。和清代的房屋相比,可见更重视居住性和舒适性。

就这样,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建造新房,但在表面上还不能供奉神、祖先。1949 年以后，比如清明节时,偷偷地去祖先的坟上扫墓的人有是有,但是这个时期明显地进行这样的信仰活动还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时期建成的房屋当初没有祭坛,也没有将门官、天官、灶君嵌进墙壁的设计。

这样的状况发生巨变的是进入 1980 年代以后。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共产主义的实现事实上搁置了,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政策的共产党,到那时为止被排斥的传统文化、信仰，只要是对政策有益的,就积极地予以承认,对于没有巨大影响力的东西也不再强求介入。这样随着政策的变化,正如很多报告所说,在各地又建起了寺庙、祠堂等，又恢复了仪式。

房屋内的祭祀对象也开始复兴。人们又把神仙、祖先供奉在家里。只是这个时期开始供奉的祭祀对象有巨大特征。那就是，与清代的祭坛是把门官、天官、灶君嵌入房屋构造的形态相比，这个时期的祭祀对象可形容为“装卸型”。

照片 4：1970 年代末期建造的房屋的祭坛

首先从祭坛来看吧。照片上的这个祭坛是进入了 1980 年代以后设计的。在墙角里安装了 50 厘米正方形的木板,在那木板的上边放着祖先的牌位(照片 4)。如果没有牌位，就像是装在墙

角放东西的台子。建造房屋的当时没有这个祭坛,是1980年以后安装的。门官放在原来的入口处的门的侧面墙壁,是贴着从市场买来的红纸写上金字的形式。天官和灶君也一样。天官在出了房间和外墙之间没有屋顶的地方，灶君供奉在厨房的脚下,也就是所定的位置,但都是贴写着文字的纸的形式(照片 5)。新建房子的时候,还不能供奉神、祖先，不能建造将祭祀对象嵌入的房屋。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对传统文化、信仰的统治削弱了，人们“后安装”祭祀对象,又进行祭祀了。

照片 5：1970 年代末期建造的房屋的天官赐福

关于人民公社时代建造的房屋,可以说房屋的形状与房屋内供奉的祭祀对象的形态,伴随着时间错位推移。房屋的形状,许多情形是 1949 年以后一段时间没有变化,供奉的祭祀对象消失了。其次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新建新形式的房屋,但开始的时候祭祀对象没有“嵌入”。那些祭祀对象是从 1980 年中期开始,又在大概原来的位置供奉起来,用贴上写着文字的纸这样简单、后安装的形式。这样的房屋形状和祭祀对象的样子再次发生巨变的是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３）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房屋

屋建造新潮流的再次来临是 1990 年代后半的时候。从这个时期到 2000 年代的前半期为止盛行建造的房屋的特征可说是，外部墙壁用粉红、橙色等鲜艳色彩的瓷砖外贴装饰的 4 到 5 层楼的大规模建筑。能建筑如此豪奢的大房屋是因为，珠江三角洲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经济状况大大提高。人民公社解体并且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放弃农业，

开始个体经商、到工厂劳动等，成功地使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并且 1980 年代以后，与住在香港、海外的家属和亲属之间的联系再次活性化，因此能得到他们的资金援助这种情况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村政府把农业土地的使用权卖给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在那里招揽工厂的同时，也将土地分配给人民公社的原组成员，或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得到土地的人们，有些人再次转卖给别人，也有些人在那里建造了新房。

在这个时期新造房屋的人们，大部分把一楼用于做饭吃饭和接待客人，二楼用于生活空间，其他楼层给父母或儿子一家使用，或者出租。从 1980 年代起，随着这个地区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从内陆地区劳动者们蜂拥而来，住在村里。从 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左右正是其最高潮，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大部分村里，住着与本村人等同或者超多的流入人口。根据这样的情况，出租房屋成为得到现金收入的一个手段。新的房屋除了正面的入口之外，在后面也设有通到楼梯的出入口。是租房者们去楼上时不需通过房东的居住空间的构造。也是能确保互相的个人隐私的设计。

把目光转向房屋的构造，因装有大大的窗户以及地面、墙上都铺有鲜艳的瓷砖，首先留下明亮清洁的印象。但是所有的窗户都装有牢固的覆盖整个窗户的铁格栅，出入口的门也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木制门不同，都是铁制的。据居民们说，这是因为从外地人口流入以来，村子的治安恶化得厉害。没有天井。各楼层都备有浴室和厕所，各个房间都可锁门。如果看每个楼层，其构造与城市部的公寓没有大差别。

照片 6：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屋的灶君

其次来看祭祀对象。一个较大的特征是，祭祀对象中有几个又变成“嵌入方式”的。入口处的门口土地福神是用瓷砖铺埋在墙上的形式。灶君也嵌在厨房墙上(照片 6)。这些都是在设计房屋的时候就已经“组合进去”的。门官也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把搁板用螺丝固定在入口墙壁上的状态。像这样的祭祀对象，建筑公司会提示出几种模型，然后施工主和家属商量后决定采用哪种形式。总之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建造新屋的时候，在设计的阶段祭祀对象就已经被“组合进去”了。

照片 7：1990 年代末以后建造的房屋的祭坛

其次来看祭坛，现在已经不再设置像清代房屋里能见到的，从屋里的一边贯穿到另一边的祭坛。在新式房屋里使用的祭坛是架子状的，由隔板分为二到三个部分。如果是三层的样式，上层供奉神、中层为祖先、下层为土地公，两层的样式是在上层的右侧供奉神、左侧祖先、下层是土地公(照片 7)。因为在神祇世界里的地位神高于祖先，所以供奉时要放在祖先之上或者右侧。这种架子式的祭坛原来是在香港城市地区的房屋开始普及的，到这个时期在广东也开始使用。和嵌在墙壁上的清代祭坛不同，可以按照屋里的配置计划改换布置所以方便。

最后来看天官。这个时期新建造的房屋地皮内，没有以往的作为天井的空间。那么天官供奉在哪里？它在入口处的墙壁上。天官是从天上降临的神，依然需供奉在上方空着的地方。新式房屋内虽然没有天井和无房顶的空间，尽管如此为了使其同样能够通往天上，所以供奉在房屋的入口处。

如果概括这种新式房屋的特征，首先以房屋的形态而言，可指出重点在于追求现代性的方便性和舒适性。较大的窗户从风水观点来看也许不能说是令人

满意的，但与明亮色彩的瓷砖结合起来，给生活带来了光线和舒适。另外建成多层建筑，从而在互相保持更多的独立性之下实现了几代人的同居。户主一家和其父母或者户主和其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的情况为多。可说是逐渐可以见到，分别住在各楼层但又同住在一个房屋里的这种几代人同居的新形式。另外，把空着的楼层出租给外人这种形态也是以往没有的。这可以说是，多层的新房屋形态的出现与成为多数外地打工的移民居住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特有的情况，互相联系而产生的。

以祭祀对象而言，政府缓和了对信仰活动的统治之后，多数的神再次以“嵌入式”供奉。供奉位置也同样，如门官在入口处的墙上，灶君在厨房等都在所定的位置上。另外虽说又能见到“嵌入式”的供奉方式，但祭坛没有再次“嵌入”房屋的构造之中，也不再设置天井了。然而神与祖先的供奉方法，即位于祭坛神总是供奉在祖先的上方或右边，天官在上方空阔的大门口的墙上等情况是没有变化的。可以认为供奉方法的构造本身具有显著的持续性。

4）关于城市地区的公寓—新的倾向

最后简单描述一下这几年来的新倾向。S 村和其周围的人们之中，出现了购买区中心部即旧县城和其附近地区的公寓，移住的现象。加上地铁已与广州市中心地区连接起来，旧县城和附近地区近几年来陆续建造高层公寓。为了使外部的人不可随便出入，入口驻有警卫人员，是典型的在城市中心部可见的公寓。购买公寓移住进去的人们说：与农村地区相比治安也好而且

照片 8：公寓入口处，用“嵌入式”供奉的门口土地福神

干净，还有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城市地区的学校较好。

很有兴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公寓里，祭祀对象也用和村庄房屋同样的形式供奉着。例如，在房间的入口处，门口土地福神以“嵌入式”供奉着，天官供奉在阳台的上方空阔的地方 (照片 8、9)。虽然房屋形式和居住形态发生了大变化，但是祭祀对象的供奉方法没有见到显著的变化。

照片 9：供奉于公寓阳台的天官赐福

4．作为房屋形态和祭祀空间的房屋的变迁

中国的村落社会，仅从 20 世纪中叶以后来看，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正如至此为止考察的一样，房屋的形态与社会变化密接连动，也经历了几度波浪。

20 世纪前建筑的房屋，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窗小室内暗，虽然说不上居住性有多好，但几种祭祀对象巧妙地嵌入建筑结构内，而且具有各种精巧的构思，这即使用今天的尺度来看，作为祭祀空间可以说是厚重的设计。本稿中涉及的大房屋是经济上相当富裕的人们建造的建筑，虽不能代表当时一般居民的住房，但确实可以说是无论谁成功获得财富后都想在这样的房屋中生活的一种理想型建筑。

这样的大房屋大多在建国初期的土改中被没收后分配给穷人。但人民公社时期大多数人经济不富裕，没能建造新的房屋。其后，随着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从 1970 年代后半，渐渐地出现了增改筑的动向。当时，用砖和水泥砌成的

墙壁涂以白色，设置大型窗户，同时考虑增加房间的数量，追求了房屋的居住性，但大多是在原址新建或增改建的情形。

大概从 1990 年代后半开始，进一步产生了建筑新房屋的波动。乘着经济发展的形势将机会得以实现的人们，购入政府同意转用的农地，建成 4、5 层的五颜六色的瓷砖外贴装饰的房屋，空出来的楼层出租等生活形式的转变。当时的新筑热潮和新房屋的形态，与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从而居民更加富裕、由村政府对农地的转用和外来打工移民的增加这些所谓政策性、经济性变化有密切的关联。进一步从进入 21 世纪初开始，由村到都市部的交通流量的增加和经济的更大发展交织在一起，即将出现在都市近郊购入公寓居住的新的潮流趋势。房屋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共产党政府的政策，与其伴随而来的经济状况的变迁所联动，在约 60 年间经历了几次大变化。

那么关于祭祀对象是怎样变化的呢？清代房屋内以“嵌入”形式配置着的各种祭祀对象，1949 年以后逐渐消失，从 1970 年代末重新增改建的房屋当初都没有祭祀。随着党政府对宗教、信仰活动的默认姿势的明确化，从 1980 年代后半开始，渐渐地以“增设”形式再度被祭祀。而 1990 年代后半以后建造的 4、5 层房屋，大半恢复了祭祀对象的“嵌入”方式。

假如以清代大房屋为原型来看，变化点有祭坛从正厅壁与壁间衔接的形态变成可动式的架状，还有祭祀天官的里院状的空间从房屋内消失等。但另一方面，门官，天官，祭坛的神、祖先、土地公，灶君等房屋内的祭祀对象的基本构成未变。还有其所定的位置，即门官在入口的墙上，灶君在厨房里，祭坛即使变成移动式，神相对祖先在上方或右侧，还有即使没有天井，天官依然在上方空着的场所被祭祀这一点没有变化。能看到祭祀对象的种类及祭祀方法具有显著的持续性。

5．结语

本稿追踪了房屋的形态和房屋内祭祀对象的变迁。房屋形态受到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迎来了几度重大变化的波浪。另一方面房屋内的祭祀对

象的存在方式，虽不能说与房屋形态的变化无缘，但不如说受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更大。另外从今天再用“嵌入”方式供奉的祭祀对象来看，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虽然几经变更，但明显地呈现出从清代房屋而始的构造上的持续性。

文化人类学者内堀基光指出，追踪印度尼西亚伊班族的长屋的变化，虽然新建长屋根据几种构成上的变更与旧建筑相比较，空间上的象征性劣化明显，但保持着作为整体的象征上的空间性 （内堀 2006:109）。围绕长屋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长屋空间上的象征性与其没有完全隔绝，实际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可以说是缓慢的渐变，其体现于保持着整体的空间上的象征性（内堀 2006:110）。

关于这次论述的房屋祭祀对象也可以说与此相同。作为近年的倾向，购入公寓而定居的人们也将几种神以“嵌入”方式供奉，还有将天官在阳台祭祀。但是，如果今后更多的人移居公寓的话，以村落这种地区社会为基盘的生活方式大概会被迫发生巨大改变。作为祭祀空间的房屋和其中的祭祀方式如何寻求变化，或者依然保留其持续性必须继续关注。

（王先颖译）

文献

Carsten, Janet and Stephen Hugh-Jones 1995 “Introduction.” In Janet Carsten and Stephen Hugh-Jones(eds.), *About the House: Levi-Strauss and beyond*, pp.1-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陈代光 1997 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Jordan, David K. 1972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 The Folk 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napp, Ronald G. 2005 “China’s Houses, Homes, and Families.” In Ronald G. Knapp and Kai-yin Lo(eds.) *House Home Family: Living and Being Chinese*, pp.1-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陆元鼎・魏彦钧 1990《广东民居》北京：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

内堀基光 2006 〈社会空间としてのロングハウス—イバンの居住空间とその变化〉西井凉子・田边繁治（编）《社会空间の人类学 —マテリアリティ・主体・モダニティ》pp.92-115、京都 ： 社会思想社。

ウォーターソン、ロクサーナ 1997《生きている住まい—东南アジア建设人类学》布野修司监译、京都：学艺出版社。

Wolf, Arthur P.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pp.131-1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